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柳河東集卷二

臣
王杰詳校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柳河東集目錄

卷一

雅詩歌曲

卷二

賦

卷三

論



卷四

議辨

卷五

碑

卷六

碑

卷七

碑銘

卷八

行狀

卷九

表銘碣誄

卷十

誌

卷十一

誌碣誄

卷十二

墓表誌

卷十三

墓誌

卷十四

對

卷十五

問答

卷十六

說

卷十七

傳

卷十八

騷

卷十九

弔贊箴戒

卷二十

銘雜題

卷二十一

題序

卷二十二

序

卷二十三

序

卷二十四

序

卷二十五

序

卷二十六

記

卷二十七

記

卷二十八

記

卷二十九

記

卷三十

書

卷三十一

書

卷三十二

書

卷三十三

書

卷三十四

書

卷三十五

啟

卷三十六

啟

卷三十七

表

卷三十八

表

卷三十九

奏狀

卷四十

祭文

卷四十一

祭文

卷四十二

古今詩

卷四十三

古今詩

卷四十四

非國語

卷四十五

非國語

外集

卷上

雜著

卷下

雜著

外集補遺

墓誌

臣等謹案柳河東集四十五卷外集二卷外
集補遺一卷唐柳宗元撰宋韓醇所音釋也
宗元字子厚河東人官至柳州刺史事跡具
唐書本傳醇字仲韶臨邛人宗元之文韓愈
稱其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集

當時之本今檢宋刊本所載劉序俱作四十
五通疑振孫所見有悞固未可據以為信也
乾隆四十三年二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柳河東集原序

八音與政通而文章與時高下三代之文至戰國而病
涉秦漢復起漢之文至列國而病唐興復起夫政瘡而
土裂三光五嶽之氣分扶問切大音不完故必混一而後

大振初貞元中上方嚮文章昭回之光下飾萬物天下
文士爭執所長與時而奮粲然如繁星麗天而芒寒色
正人望而敬者五行而已河東柳子厚斯人望而敬者
歟子厚始以童子有奇名於貞元初至九年為名進士

十有九年為材御史二十有一年以文章稱首入尚書
為禮部員外郎是歲以踈雋少檢獲訛出牧邵州又謫
佐永州居十年詔書徵不用遂為柳州刺史五歲不得
召歸病且革留書抵其友中山劉禹錫曰我不幸卒以
謫死以遺草累故人禹錫執書以泣遂編次為四十五
通行於世子厚之喪昌黎韓退之誌其墓且以書來弔
曰哀哉若人之不淑吾嘗評其文雄深雅健似司馬子
長崔蔡不足多也安定皇甫湜於文章少所推讓亦以

退之言為然。凡子厚名氏與仕與年暨行已之大方有
退之之誌。若祭文在今附於第一通之末。云夔州刺史
劉禹錫

柳河東集新刊話訓序

柳柳州掌南宮牋奏時不免以辭為工自賦囚山挹湘
江之清而一濯之搜之冥冥探之無涯追古制作以名
一世如記永州山水之游與夫風騷雅歌諸文大率以
密窈眇峻潔嚴厲字字法律觀其與韋中立書自制心
御氣抑揚輕重咸有其節根本於五經而出入於先秦
漢諸書信文章真訣哉韓吏部謂其斥不久窮不極必
不能自力以傳於後比之司馬子長不數崔蔡韓獨步

學林至柳州推服乃爾蓋公議不可沒後世豈無揚子
雲太玄攤瑩當有識者本朝古文始自河南穆修伯長
伯長實宗本韓柳韓之文定於諸鉅公之手而柳集亦
經伯長是正冠以劉夔州序分為四十五篇胥山沈公
晦乃以晏元獻本為精密用相讎正比伯長加詳然其
機杼源委未呈露也予嘗讀天對參以天問章句文
義時不可知輒廢卷惘然一日臨邛韓君醇仲韶取四
十五篇者訓詁示予亟披其書凡異時觝滯隨目迎解

不費尋繹而得其訓不用四聲而得其音使人諷味不厭信仲韶於是書用功非一日積也仲韶先注釋韓集學者爭傳其書而斯文加密微非仲韶發之孰窺其秘哉今而後唐二先生膏馥沾丐後學皆得其真非小補云奉議郎新權發遣珍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沿邊都巡檢使借緋王咨

全
文
目
録

序

欽定四庫全書蒼要卷一萬三千七百三十六

集部

柳河東集卷一

唐 柳宗元 撰

唐雅 唐詩 貞符

獻平淮夷雅表一首

元和十三年刺柳州時作表云違尚書牋奏十有四年蓋公自永貞元年乙酉冬以禮部員外郎繼謫為永州司馬元和十年召至京師又出為柳州刺史至是元和十三年戊戌為十四年也據禮部郎官掌尚書牋奏故云雅與韓文公平淮西碑同時作先儒穆伯長云韓元和聖德

平淮西柳雅章之類皆辭嚴義偉制述如
經能卒然聳唐德於盛漢之表信然哉

臣宗元言臣負罪竄伏違尚書牋奏十有四年聖恩寬
宥命守遐壤懷印曳紱有社有人臣宗元誠感誠荷頓
首頓首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天造神斷克清大慙

徒對切慙也
書元惡大慙

金鼓一動萬方畢臣太平之功中興之德

推校千古無所與讓臣伏自忖度

徒各切

有方剛之力不

得備戎行

杭音

致死命況今已無事思報國恩

一作思德

獨惟

文章伏見周宣王時稱中興其道彰大于後罕及然徵

於詩大小雅其選徒出狩則車攻吉日

小雅車攻宣王復古也宣王能

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境土修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吉日美宣王田也

能慎微接下無不自盡以奉其上焉命官分土則崧高韓奕烝民

大雅崧高尹吉

甫美宣王也天下復平能建國親諸侯褒賞申伯焉韓奕尹吉甫美宣王也能錫命諸侯烝民尹吉甫美宣王

也任賢使能南征北伐則六月采芑

小雅六月宣王北伐也采芑宣王南

征也平淮夷則江漢常武

大雅江漢尹吉甫美宣王也能興衰撥亂命召公平淮夷常武

召穆公美宣王也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為戒焉

鏗鉤炳耀

鏗丘耕切鉤呼宏切

盪人耳

盪音蕩又去聲他浪切

故宣王之形容與其輔佐由今望之若

神人然此無它以雅故也臣伏見陛下自即位以來平

夏州

據史順宗永貞元年夏綏銀節度留後楊惠琳反憲宗元和元年三月夏州兵馬使周承全斬惠琳

傳首夷劔南

據史永貞元年八月劔南四川節度使韋臯卒行軍司馬劉闢自稱留後元和元年正

月遣高宗文討之九月

取江東據史元和二年十月鎮海軍節度使李錡反癸

酉鎮海軍兵馬使張子良執

定河北據史元和四年成德軍節度使王承

李錡十一月甲申李錡伏誅

宗反五年赦之至十年有罪絕其朝貢詔

六節度使進討十三年獻德棣二州降

今又發自天

衷克翦淮右而大雅不作臣誠不佞然不勝憤懣

音悶一作

音勇 踊懣踊

伏以朝多文臣不敢盡專數事謹撰平淮夷雅

二篇雖不及尹吉甫召穆公等庶施諸後代有以佐唐
之光明謹昧死再拜以獻臣宗元誠恐誠懼死罪死罪
謹言

平淮夷雅二篇

并序

皇武命丞相度董師集大功也

淮西彰義軍也德宗貞元五年拜吳少誠為節

度使十四年反詔諸道兵討之其弟少陽自為留後憲宗元和九年少陽死子元濟偽表請主兵不許遂有反謀時遣諸節度兵討之輒不利朝臣皆請罷兵獨裴度奏病在腹心不時去且為大患十二年宰相逢吉涯又建言宜休師惟度請身自督戰憲宗謂曰果為朕行乎度俯伏流涕曰臣誓不與賊偕存即拜彰義軍節度淮

西宣慰招討處置使以韓洪為都統表馬摠為宣慰副
 使韓愈為行軍司馬李正封馮宿李宗閔備兩使幕府
 奏罷中官統監使將得專制號令一戰氣倍未幾李愬
 夜入懸瓠城縛吳元濟以獻度遣馬摠先入蔡持節徐
 進撫定其人民始知有生之
 樂眾皆感泣留馬摠為留後

皇者其武

者音指又巨移切致也詩周頌勝殷
 遇劉者定爾功蓋頌武王之武焉

于激于

淮

激音殷今商水縣北憲宗紀李光顏烏
 重裔及吳元濟戰于小激河即此也

既巾乃車

巾

作徒

環蔡具來狡眾昏囂

狡古巧切
 囂魚斤切

甚毒于醒

醒音呈
 酒病也

狂

奔叫呶

尼交切
 亦作讞

以扞大刑

扞侯
 盱切

皇咨于度惟汝一德曠

誅四紀其僕汝克錫汝斧鉞其往視師師是蔡人以宥

以釐音禧度拜稽首廟于元龜既禡既類于社是宜禡莫駕切

類禡社宜皆師祭也禮記曰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禡禡於所征之地金節煌煌錫

盾音周戈音之尹切犀甲熊旆威命是荷音河左氏昭七年弗克負

荷音作度拜稽首出次于東天子餞之壘音舉是崇切尊名

也鼎臠俎臠奴刀切羊豕載臂也載側吏切五獻百邊禮記一獻贊三獻文五獻察

凡百卿士班以周旋既涉于澹音產水乃翼乃前孰圖

厥猷其佐多賢宛宛周道于山于川遠揚邇昭陟降連

連我旆我旗于道于陌訓于羣帥拳勇來格公曰徐之

無恃頡頡

鄂格切

式和爾容惟義之宅進次于郾

於獻於憶二切

穎川縣名

彼昏卒狂妄允鞠頑

裒蒲侯切聚也鞠音菊與掬同

鋒蝟斧塘赤

子匍匐厥父是亢

音剛

怒其萌芽以悖太陽王旅渾渾

胡本

又胡昆切

是佚是怙既獲敵師若飢得餉

蒲故切

蔡允伊窘悉

起來聚左擣其虛

擣音禱

靡愆厥慮載闕載被

音弗

丞相是

臨弛其武刑

弛施是切解也

諭我德心其危既安有長如林

長上

聲

曾是謹誥

尼交切

化為謳吟皇曰來歸汝復相予爵之

成國胙以夏墟

胙存故切度本傳度入朝策勳進金紫光祿大夫弘文館大學士上柱國晉國

公戶三千復知政事晉地即夏之所都故曰夏墟左氏
昔武王克商分唐叔命以唐誥而封於夏墟注夏墟大
夏今太原晉陽也一本爵之成
國作公于有晉則意若重複耳
度拜稽首天子聖神度

拜稽首皇祐下人淮夷既平震是朔南宜廟宜郊以告
德音歸牛休馬豐稼于野我武惟皇永保無疆

皇武十有一章章八句

方城命愬守也

愬音素

卒入蔡得其大醜以平淮右

考愬本傳

初憲宗討吳元濟唐鄧節度使高霞寓既敗以袁滋代
將復無功遂以愬檢校左散騎常侍為隋唐鄧節度使
愬至軍推誠待士眾願為之死與元濟戰數有功獲其
將李祐釋而不殺與共謀討賊之計由是悉賊虛實愬

知其隙可乘乃遣從事鄭澥見裴度告師期元和十二年八月度至師責戰益急十月愬用李祐計自文城因天大雪疾馳百二十里夜半至懸瓠城破其門取吳元濟以獻盡得其屬人卒度入蔡以皇帝命赦其人淮西平大饗賚功師還之月因以其食賜蔡人凡蔡卒三萬五千其不樂為兵願歸為農者十九悉縱之

方城臨臨王卒峙之

峙文里切
供峙具也

匪徼匪競

徼古堯切
求也

皇有

正命皇命于愬往舒余仁踣彼艱頑

踣蒲墨切
僵也

柔惠是馴

愬拜即命于皇之訓既礪既攻以後厥刃王卒疑疑

魚力

切熊羆是式銜勇韜力

銜乎
監切

日思奮殛

一作思奮于殛
一作日思于殛

寇昏以狂敢蹈愬疆士獲厥心大袒高驤長戟酋矛祭

其綏章右翦左屠聿禽其良其良既宥告以父母恩柔

于肌卒貢爾有維彼攸恃乃偵乃誘

偵丑盈丑
正二切

維彼攸

宅乃發乃守其恃爰獲我功我多陰謀厥圖

謀達
協切

以究

爾訛雨雪洋洋

雨去
聲

大風來加于燠其寒

燠乙
六切

于邇其

遐汝陰之茫懸瓠之莪是震是拔大殲厥家

殲將
庶切

狡虜

既縻輸于國都示之市人即社行誅

行一
作呂

乃諭乃止蔡

有厚喜完其室家仰父俯子汝水汙汙

于分切
水流貌

既清而

瀾蔡人行歌我步逶遲

逶於
危切

蔡人歌矣蔡風和矣孰類

蔡初

類盧對切

胡甌爾居

甌丘例切毀也爾雅康瓠謂之甌說文康瓠破罌也

式慕以

康為愿有餘是究是咨皇德既舒皇曰咨愬裕乃父功

昔我文祖惟西平是庸內誨于家外刑于邦孰是蔡人

而不率從蔡人率止惟西平有子西平有子

愬李晟子也李晟事

德宗平朱泚之亂功居多後封西平郡王

惟我有臣疇允

一作允

大邦俾惠我

人于廟告功以顧萬方

方城十有一章章八句

唐鏡歌鼓吹曲十二篇

并序

稽漢志及魏書其曲皆不得其詳惟晉志有云
漢時有短簫鏡歌之曲其曲有朱鷺思悲翁艾
如張上之回雍離戰城南巫山高上陵將進酒
君馬黃芳樹有所思雉子班聖人出上邪臨高
臺遠如期石留務成元雲黃爵行釣竿等曲列
於鼓吹多序戰陣之事及魏受命改其十二曲
使繆襲為詞述以功德代漢改朱鷺為楚之平
言魏也改思悲翁為戰榮陽言曹公也改艾如
張為獲呂布言曹公東圍臨淮擒呂布也改上
之回為克官渡言曹公與袁紹戰破之於官渡
也改雍離為舊邦言曹公勝袁紹於官渡還譙
收藏死亡士卒也改戰城南為定武功言曹公
初破鄴武功之定始乎此也改巫山高為屠柳
城言曹公越北塞歷白檀破三郡烏桓於柳城
也改上陵為平南荆言曹公平荆州也改將進
酒為平關中言曹公征馬超定關中也改有所

思為應帝期言文帝以聖德受命應運期也改
芳樹為邕熙言魏氏臨其國君臣邕穆庶績咸
熙也改上邪為太和言明帝繼體承統太和改
元德澤流布也其餘並同舊名及晉武帝受禪
乃令傅玄製為二十二篇亦述以功德代魏改
朱鷺為靈之祥言宣帝之佐魏猶虞舜之事堯
既有石瑞之徵又能用武以誅孟達之逆命也
改思悲翁為宣受命言宣帝禦諸葛亮養成重
運神兵亮震怖而死也改艾如張為征遼東言
宣帝陵大海之表討滅公孫氏而梟其首也改
上之回為宣輔政言宣帝聖道深遠撥亂反正
網羅文武之才以定二儀之序也改雍離為時
運多難言宣帝致討吳方有征無戰也改戰城
南為景龍飛言景帝克明威教賞順夷逆隆無
疆洪基也改巫山高為平王衡言景帝一萬國
之殊風齊四海之乖心禮賢養士而纂洪業也

改上陵為文皇統百揆言文帝始統百揆用人有序以敷太平之化也改將進酒為因時運言因時運變聖謀潛施解長蛇之交離羣桀之黨以武濟文以邁其德也改有所思為惟庸蜀言文帝既平萬乘之蜀封建萬國復五等之爵也改芳樹為天序言聖皇應歷受禪宏濟大化用人各盡其才也改上邪為大晉承運期言聖皇膺籙受圖化象神明也改君馬黃為金靈運言聖皇踐阼致敬宗廟而孝道行于天下也改雉于班為穆我皇言聖皇受禪德合神明也改聖人出為仲春振旅言大晉申文武之教畋獵以時也改臨高臺為夏苗田言大晉畋狩順時為苗除害也改遠如期為仲秋猶田言大晉雖有文德不廢武事順時以殺伐也改石留為順天道言仲冬大閱用武修文大晉之德配天也改務成為唐堯言聖皇陟帝位德化光四表也元

雲依舊名言聖皇用人各盡其才也改黃爵行
為伯益言赤烏銜書有周以興今聖皇受命神
雀來也鈞竿依舊名言聖皇德配堯舜又有呂
望之佐濟大功致太平也然漢魏晉之曲皆二
十有二篇而公之序云漢曲十二篇魏曲十四
篇晉曲十六篇豈公意之所取者止於是耶公
為禮部員外郎在永貞元年二月八日憲宗即
位改元元和十一月公貶永州司馬歌曲蓋元
和改元後作云饒尼交切
如鈴無舌有秉吹尺偽切

臣宗元言臣幸以罪居永州受食府廩竊活性命得視
息無治事時恐懼小閭音闕又盜取古書文句聊以自娛

元俱切

伏觀漢魏以來代有饒歌鼓吹詞惟唐獨無有臣

為郎時以太常聯禮部嘗聞鼓吹署

音豎

有戎樂詞獨不

列今又考漢曲十二篇魏曲十四篇晉曲十六篇漢歌

詞不明紀功德魏晉歌功德

一有具字

今臣竊取魏晉義用

漢篇數為唐饒歌鼓吹曲十二篇紀高祖太宗功能之

神奇因以知取天下之勤勞命將用師之艱難每有戎

事治兵振旅幸歌臣詞以為容且得大戒宜敬而不害

臣淪棄即死言與不言其罪等耳猶冀能言有益國事

不敢效怨懟

徒對切

默已專謹冒死上

隋亂既極唐師起晉陽平姦豪為生人義主以仁

興武為晉陽武第一

晉陽太原屬邑唐高祖當隋大業十二年煬帝以為太原留守是時煬帝南遊江淮天下盜起太宗在晉陽陰有安天下之志義寧元年晉陽宮監裴寂晉陽令劉文靜與太宗協謀遂起義兵於晉陽八月高祖克長安武德元年隋禪位於唐高祖即位

晉陽武奮義威煬之渝

煬余亮切渝一本作淪

德馬歸氓畢屠綏

者誰皇烈烈專天機號以仁揚其旗日之昇九土晞訴

田圻

音祈一作圻恥格切

流洪輝有其二

論語三分天下有其二

翼餘隋斲

梟鷲斬側畧切斬也梟古堯切鳥名鷲音教連熊螭枯以肉勅者羸勅音勤羸

倫為切

后土蕩玄穹彌合之育莽然施惟德輔慶無期

右晉陽武二十六句句三字

唐既受命李密自敗來歸以開黎陽斥東土為獸

之窮第二

一本李密自邙山之敗其下皆貳伯王之業知天授在唐遂歸於有道享我爵命為獸之窮李密遼東襄平人隋末楊元感起兵黎陽密往從之不見用元感敗密潛歸以策干東都賊翟讓讓推密為盟主號魏公移檄州縣列煬帝十罪天下震動義寧元年隋遣王世充選卒十萬擊

密唐武德元年密失利遂與其衆二萬人歸關
中既至高祖拜光祿卿封邢國公後禮寢薄密
意不平未幾高祖遣密詣山東收其餘衆適復
有詔召密密懼遂謀叛據姚林城熊州副將盛
彥師擊斬之傳首長安初密之始起兵也徐世
勳為其將取黎陽就守之及密歸朝廷其地東
屬海南至江西直汝北底魏郡皆世勳所統未
有所屬勳謂長史郭孝恪曰此民衆土地皆魏
公有也吾若獻之是利主之敗以為已功吾所
羞也乃錄郡縣戶口以啓密請自上之高祖於
是賜勳姓李至密以謀反誅帝遣使
示勳以密反狀勳表請收葬詔從之

獸之窮奔大麓

音鹿山足也

天厚黃德狙獷服

狙七余切獷古猛切揚雄

劇秦美新肉角之獸狙獷而
不臻注狙獷犬噬人者也

甲之橐弓

橐音羔韜也詩載橐弓矢弭

矢箛

弭綿婢切止也
箛音服矢房也

皇旅靖敵速感自亡其徒匪予戮

屈贗猛

贗字唐韻集韻官韻並無或謂當
作臚音暴強侵也周禮有司臚氏

虔慄慄

音縻

以尺組

縻忙皮切

噉以秩

噉杜覽切
與啗同

黎之陽土茫茫富兵戎

盈倉箱乏者德莫能享

音香協
聲享也

驅豺兕授我疆

右獸之窮二十二句

其十八句句三字
其四句句四字

太宗師討王充建德助逆師奮擊武牢下擒之遂

降充為戰武牢第三

王世充西域胡也隋煬帝時以戰功累遷至右
翊衛將軍唐武德元年煬帝亡問至東都世充

等奉越王侗即皇帝位侗封世充鄭國公二年
 世充脅越王侗求禪遂僭位改元國號鄭三年
 高祖議討王世充世充聞之選諸州鎮驍勇皆
 集洛陽以備唐九月秦王世民及尉遲敬德屈
 突通與世充戰大破之世充僅以身免先是竇
 建德乘隋亂入高雞泊為盜後越王侗封之為
 夏王因與王世充結讐至是世充既敗窮蹙遂
 遣使求援於建德建德運糧遠來助之秦王乃
 分兵守洛陽而親將驍騎出武牢東以待建德
 之至建德迫於武牢不得進秦王與戰大破遂
 擒之囚至洛陽城下
 以示世充世充乃降

戰武牢動河朔逆之助圖犄角

犄居綺切說文偏引也
 左氏譬如捕鹿晉人犄

之諸戎角之又三國志吳陸遜
 攻蜀曰犄角此寇正在今日

怒嘽麋

嘽古候切鳥子
 生哺者諸本並

作驚丘候切義與敵同麋莫兮切鹿子也抗喬嶽翹萌芽傲霜電王謀內定

申掌握鋪施芟夷二主縛憚華戎廓封畧命之曹

母巨切入

謨中眉登莫鳳三切不明也

卑以斫

音斫斬也

歸有德唯先覺

右戰武牢十八句

其十六句句三字其二句句四字

薛舉據涇以死子仁杲尤勇以暴師平之為涇水

黃第四

薛舉隋末起兵隴西自號西秦霸王唐武德元年寇涇州秦王世民帥兵拒之後逼高墟至于幽岐唐兵不設備而敗舉遂拔高墟城八月舉謀取長安會有疾死子仁杲立復圍涇州十一

月秦王至高塘仁果使宗羅暉將兵來拒秦王與之相持六十餘日遣將擊之於淺水原羅暉軍大潰秦王乃親帥驍騎據涇水臨之仁果遂降十二月歸斬于長安市

涇水黃隴野茫負太白騰天狼

太白天狼星名天官書曰秦之疆候在太白占

於狼狐盖太白當秦疆而涇隴即秦地故云又天狼妖星以喻貪殘楚詞曰舉長矢兮射天狼

有鳥鷲

立鷲音至

羽翼張鈞喙決前

喙許噦切口也

距

一作鉅

趯傍

趯音惕跳也

怒飛飢嘯翺不可當

翺隳緣切飛也

老雄死子復良巢岐飲渭

肆翺翺上牛刀切下音詳

頓地紘提天綱列缺掉幟

尺志切

招搖

耀鉉

列缺電名選霹靂列缺招搖星名晉志招搖主胡兵鉉音芒

鬼神來助夢嘉祥

腦塗原野魄飛揚星辰復恢一方

右涇水黃二十四句

其十五句句三字其九句句四字

輔氏憑江淮竟東海命將平之為奔鯨沛第五

輔氏輔公祐也隋季與杜伏威為盜轉掠淮南伏威自號總管以公祐為長史賊李子通據東海伏威使公祐渡江擊之盡降其衆唐武德二年杜伏威遣使歸國詔授公祐淮南道行臺封舒國公六年伏威入朝留公祐居守八月遂僭位國稱宋遣將侵海州寇壽陽詔趙郡王孝恭及李靖黃君漢李世勣等討之七年三月公祐敗走野人執送孝恭斬之乃傳首京師

奔鯨沛盪海垠

盪音蕩又他浪切垠魚中切岸也

吐霓翳日

霓音倪屈虹也翳壹

計腥浮雲帝怒下顧哀墊昏墊丁念切書授以神柄推

元臣手援天矛截脩鱗披攘蒙霧武賦切與霧同又音茂開海門

地平水靜浮天根羲和顯耀淮南子羲和日御也乘清氛赫炎溥

暢融大鈞

右奔鯨沛十八句其十句句三字其八句句四字

梁之餘保荆衡巴巫窮南越良將取之不以師為

苞枿第六

蕭銑後梁宣帝曾孫隋煬帝以外戚擢為羅川令大業十三年岳州校尉黃景珍等謀反推銑

為主銑即募兵揚言跡盜以應景珍乃以十月
稱梁公初潁川賊沈柳生來寇縣至是亦以衆
歸銑不五日遠近爭附衆數萬乃趨巴陵自稱
梁王義寧二年僭稱皇帝遣將拔豫章取南郡
定嶺表西至三峽南抵交趾北距漢水皆附屬兵
至四十萬唐武德元年徙居江陵四年九月高
祖詔發巴蜀兵以趙郡王孝恭李靖統十二總
管兵自夔州順流東下以擊之李靖乘江漲掩
其不備抵其城下孝恭等拔荆門宜都二鎮進
至夷陵銑將精兵數萬屯清江又擊走之孝恭
乘勝直抵江陵勒兵圍之銑內外阻絕問策于
岑文本文本勸銑降銑謂羣臣曰天不祚梁不
可復支矣若必待力屈則百姓蒙患奈何以我
一人之故陷百姓于塗炭乎十月下令開門出
降曰當死者惟銑耳百姓無罪願不殺掠孝恭
送銑于長安斬于都市南方州縣聞之皆望風

欵附劉洎以嶺南五十餘城降甯甯長真以寧越鬱林之地降隋漢陽太守馮盎帥所部來降先是或說盎曰公所領二十餘州地已廣於趙侂宜自稱南越王盎不從於是嶺南平

苞枿黜矣

枿牙葛切斬木復生曰枿黜字官韻唐韻集韻玉篇並無恐作罽誤書曰為黑罽音隊茂

也惟根之蟠彌巴蔽荆

荆州即江陵也

負南極以安曰我舊梁

氏

冒音

緝綏艱難江漢之阻都邑固以兒

音完

聖人作神

武用有臣勇智奮不以衆投迹死地謀猷縱化敵為家

慮則中浩浩海裔不威而同係縲降王

縲力追切孟子係縲其子弟注

也係縲猶結縛

定厥功澶漫萬里

澶音憚漫謨官切又莫半切澶漫水大貌

宣

唐風蠻夷九譯

音亦傳四方之言曰譯

咸來從凱還金奏

凱可海切還音

旋

象形容

趙王孝恭傳蕭銑降帝悅遷孝恭

震赫萬國

罔不龔

音恭義同通用

右苞拑二十八句

其十六句句四字其三句五字其九句句三字

李軌保河右師臨之不克變或執以降為河右平

第七

李軌方隋大業中薛舉亂金城軌與曹珍等據河右以觀天下變遂自稱河西大涼王悉有河西唐武德元年高祖與書招撫之欲與共圖秦隴軌大喜遣其弟懋入貢高祖命張俟德冊拜

軌為涼州總管封梁王二年侯德至涼軌欲去
帝號受唐官爵曹珍謂己為天子不可復自貶
黜軌從之遣鄧曉入見奉書稱皇從弟大涼皇
帝臣軌而不受官爵高祖怒始議興師討之會
李軌將安脩仁兄興貴仕長安表請說軌遂遣
之興貴至武威軌以為左右衛大將軍興貴乘
間說軌令舉河西以歸唐軌不聽興貴退與脩
仁陰結諸胡起兵擊軌軌出戰而敗興貴遂執
軌以聞河
西悉平

河右澶漫頑為之魁王師如雷震崑崙以頽

崑音昆崙
盧昆切山

名在涼地
頽徒回切

上聾下聰驚不可迴助讎抗有德惟人之災

乃潰乃奮執縛歸厥命萬室蒙其仁一夫則病濡以鴻

澤皇之聖威畏德懷功以定順之于理物咸遂厥性

右河右平十八句

其十一句句四字其五句句五字其二句句三字

突厥之大古夷狄莫強焉師大破之降其國告于

廟為鐵山碑第八

突厥古匈奴北部也舊史云隋大業中始畢可汗立值天下大亂中國之人奔之者衆其族強盛東自契丹室韋西盡吐谷渾高昌諸國皆臣屬之控弦百餘萬高視陰山有輕中夏之志高祖起義兵遣劉文静聘于始畢引以為援始畢遣其兵衆從平京城自後恃功驕踞高祖以中原未定每優容之武德二年又立突利可汗頡利突利承父兄之資尤有憑陵中國之意今年

寇定襄明年襲馬邑得志則深入負則請和者
屢矣九年又入寇便橋太宗親與盟于渭上未
幾復寇貞觀三年太宗詔李靖李勣六總管師
凡千餘萬皆受靖節制討之十二月突利可汗
率所部來奔四年正月李靖進屯惡陽嶺夜襲
定襄破之頡利大懼遂竄于鐵山遣使入朝請
舉國內附太宗遣唐儉安脩仁持節慰撫之靖
乘間襲擊遂大破滅其國頡利出奔張寶相生
擒之復定襄安常之地斥
土界自陰山北至于大漠

鐵山碎大漠舒二虜勁

謂頡利突利
二可汗也

連穹廬背北海專

坤隅歲來侵邊或傳于都天子命元帥奮其雄圖破定

襄降魁渠窮竟窟宅斤余吾

前漢武帝紀馬生余吾水
中應劭曰在朔方北也斤

井一作

百蠻破膽邊氓蘇威武燁

已善切
一作輝

耀明鬼區利澤

彌萬祀功不可踰官臣拜首惟帝之暮

右鐵山碎二十二句

其十一句句三字其九句
句四字其二句句五字

劉武周敗裴寂咸有晉地太宗滅之為靖本邦第

九

劉武周馬邑人隋義寧元年斬郡守王仁恭自稱太守收兵得萬餘人遣使附于突厥合兵攻取三月襲破樓煩郡取汾陽宮僭稱皇帝會上谷賊宋金剛率衆歸之遂圖晉陽南向以爭天下唐武德二年率兵侵并州又進寇介州陷之五月高祖遣李仲文討之一軍全沒六月右僕

射裴寂請自行進討七月又為宗金剛所敗自
晉州以北城鎮俱沒武周進逼并州齊王元吉
委城遁走武周遂據太原遣金剛進攻晉州六
日城陷關中大駭十月太宗表請益兵往擊之
三年四月破宗金剛于雀兒谷又破武周于洛
州武周及金剛遂奔突厥太宗進平并州遂復
故地未幾金剛背突厥而亡要斬
武周亦謀歸馬邑為突厥所殺

本邦伊晉惟時不靖根柢之搖

柢曲禮切木根也

枝葉攸病守

臣不任勤于神聖

勤羊至切勞也又音曳

惟鉞之興翦焉則定洪

惟我理式和以敬羣頑既夷庶績咸正皇暮載大惟人

之慶

右靖本邦十四句 句四字

李靖滅吐谷渾 音魂 西海上為吐谷渾第十

舊史李靖傳貞觀初吐谷渾寇邊太宗顧謂侍臣曰得李靖為帥豈非善也靖乃見房玄齡曰靖雖年老尚堪一行太宗即以靖為西海道大總管統諸道總管兵征之九年師次伏俟嶺吐谷渾燒去野草以餒我師諸將或言不可赴敵唯李靖決計而進深入敵境遂踰積石山大破其國吐渾之眾殺其可汗來降

吐谷渾盛強背西海以夸歲侵擾我疆退匿險且遐帝謂神武師往征靖皇家烈烈旆其旗熊虎雜龍蛇王旅

千萬人銜枚默無譁

漢史章邯夜銜枚擊項梁定陶顏師古注曰銜枚者止言語譁囂欲

令敵人不知其來也周官有銜枚氏枚狀如箸橫銜之

繯絮放於項繯者結礙也絮者繞也蓋為結繞而繞項

也譁

束刃踰山徼

古堯切又音叫境也

張翼縱漠沙一舉刈羶腥

尸骸積如麻除惡務本根況敢遺萌芽洋洋西海水威

命窮天涯係虜來王都攜樂窮休嘉

攜口到切

登高望還師

竟

一作競

野如春華行者靡不歸親戚謹要遮

要伊消切揚雄傳淫

淫與與前

後要遮 凱還獻清廟萬國思無邪

右吐谷渾二十六句

句五字

李靖滅高昌為高昌第十一

高昌地在京師西四千八百里其國有二十一
城唐武德二年麴文雅厚立為王自後遣使朝
貢不絕貞觀四年文雅入朝太宗禮賜甚厚久
之文雅與突厥通凡西域朝貢道其國者咸見
壅掠遂疎朝貢之禮太宗下璽書示以禍福皆
不從十三年命吏部尚書侯君集為交河道大
總管率薛萬均等擊之十四年文雅聞王師至
積口悸駭無他計發病死子智盛立王師進逼
其都智盛乃降麴氏有國至智盛凡九世而滅
據新舊史高昌傳及李靖傳皆不見靖滅高昌
事而公題云李靖
滅高昌無所考焉

麴氏雄西北別絕臣外區

別筆列切異也

既恃遠且險縱傲不

我虞烈烈王者師熊螭以為徒

螭抽

龍旂翻海浪駟騎

馳坤隅

駟音日說文驛傳也

賁育搏嬰兜

孟賁夏育古之勇士也

一掃不復

餘平沙際天極但見黃雲驅臣靖執長纓智勇伏囚拘

漢賈誼傳

窮若囚拘文皇南面坐夷狄千羣趨咸稱天子神往古

不得俱獻號天可汗

貞觀四年四月西北君長請上疏為天可汗汗音寒

以覆我

國都兵戎不交害各保性與軀

右高昌二十二句

句五字

既克東蠻羣臣請圖蠻夷狀如周書王會為東蠻

第十二

周書王會見今汲冢周書第五十九篇其圖天子南面立唐叔康叔周公在左太公望在右內臺四面者正北方應諸侯曹叔伯舅比服次之要服次之荒服又次之是皆朝于內者唐東謝蠻在黔州之西數百里貞觀二年其酋長謝元升入朝冠烏熊皮履以金銀絡額身被毛帔韋皮行滕而著履中書侍郎顏師古因奏言周武王時遠國歸款周史乃集其事為王會篇今萬國來朝至如此輩章服實可圖寫今請撰為王會圖詔從之以其地為應州仍拜元升為刺史

東蠻有謝氏冠帶理海中自言我異世雖聖莫能通王

卒如飛翰

侯盱切又音寒羽也

鵬騫駭羣龍

鵬音朋鳥也騫虛言切飛貌

轟然

自天墜

轟呼宏切
車聲也

乃信神武功繫虜君臣人累累來自

東

累倫追切

無思不服從唐業如山宗百辟拜稽首咸願圖

形容如周王會書永永傳無窮睚眦萬狀乖

睚許規切
眦凶于切

張目也選天地未祛睚

眦 眦 嗚 九 譯 重

嗚音伊 嗚乙骨切
前漢紀越

裳氏重譯獻白雉張衡東京賦重舌之人九譯僉

廣輪

稽首而來王九譯謂譯語度九重之國乃至于此

撫四海

廣古曠切
周禮廣輪之數

浩浩知皇風歌詩鏡鼓間以壯我

元戎

右東蠻二十二句

句五字

貞符 并序

據序云臣為尚書郎時嘗著貞符以史考之公為尚書禮部員外郎在永貞元年貞符蓋是時作也然公是年冬繼貶永州司馬而序又云臣所貶州吳武陵為臣言董仲舒對三代受命之符則序蓋在永州作爾公集有與楊京兆書在元和四年云去年吳武陵來美其齒少才氣壯健可以興西漢之文章則序之作當元和三四年間云

臣宗元惶恐言臣所貶州流人吳武陵

諸本流人字上有量移字考之

史傳止云坐事流永州胥山沈公謂當如史去量移字

為臣言董仲舒對三代受

命之符

漢武帝元光元年舉賢良文學之士制策有曰三代受命其符安在董仲舒對曰臣聞天之所

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應誠而至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為烏此蓋受命之符也誠然非耶臣曰非也何

獨仲舒爾自司馬相如劉向揚雄班彪彪子固皆沿襲

咄咄

充之切

推古瑞物以配受命

司馬相如封禪文劉向集上古以來歷春秋六

國至秦漢符瑞災異之記凡十一篇號洪範五行傳論揚雄劇秦美新班彪著王命論班固典引皆言符瑞之應也其言類淫巫瞽史誑古況切亂後代不足以知聖人立

極之本顯至德揚大功

一作公

甚失厥趣臣為尚書郎時

嘗著貞符言唐家正德受命於生人之意累積厚久宜

享年無極之義本末闕闊會貶逐中輟不克備究武陵
即叩首邀臣此大事不宜以辱故休缺傾雪切使聖王之
典不立無以抑詭類拔正道表覈萬代臣不勝奮激即
具為書念終泯沒蠻夷不聞于時獨不為也苟一明大
道施于人世臣死無所憾用是自決臣宗元稽首拜手
以聞曰

孰稱古初朴蒙倥侗而無爭厥流以訛越乃奮效鬪怒

效古奪字書效
攘矯虔或作擊

振動靜專肆為淫威曰是不知道惟人

之初總總而生林林而羣雪霜風雨雷電暴其外於是

乃知架巢空穴挽草木取皮革飢渴牝牡之欲毆其內

於是乃始噬禽獸

噬音誓

咀果穀

咀在呂切

合偶而居交焉而

爭睽焉而鬪力大者搏齒利者齧

吮結切也

爪剛者決羣

衆者軋

乙點切

兵良者殺披披藉藉草野塗血然後強有

力者出而治之往往為曹於險阻用號令起而君臣什

伍之法立德紹者嗣道怠者奪於是有聖人焉曰黃帝

遊其兵車

一無遊字

交貫乎其內一統類齊制量然猶大公

之道不克建於是有聖人焉曰堯置州牧四岳持而綱
之立有德有功有能者參而維之運臂率指屈伸把握
莫不統率堯年老舉聖人而禪焉大公乃克建由是觀
之厥初罔匪極亂而後稍可為也非德不樹故仲尼叙
書於堯曰克明峻德於舜曰濬哲文明於禹曰文命祗
承于帝於湯曰克寬克仁彰信兆民於武王曰有道曾
孫稽揆典誓貞哉惟茲德實受命之符以奠永祀後之
妖淫嚚昏嚚魚切好怪之徒乃始陳大電大電光繞北斗
樞星照郊野附

寶感而孕是

大虹

星如虹流華渚而女節生少昊見沈

約宋書虹

玄鳥

殷契母曰簡狄為帝嚳次妃三人行浴見玄鳥墮其卵簡狄吞之因孕而生契

巨跡

帝嚳元妃姜嫄出野見巨人跡心忻然踐之而身動如孕者居期而生子是為后稷

白狼

湯時

白狼銜鈎入

白魚流火之鳥

武王伐紂渡河中流白魚躍入王舟中武王俯取以

祭既渡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

以為符斯皆詭譎闊誕

詭古委切

其可羞也而莫知本于厥貞漢用大度克懷

于有氓登能庸賢濯痲煦寒

痲音夷煦吁句切

以瘳以熙茲其

為符也而其妄臣乃下取虺蛇上引天光

虺許偉切斬蛇五星聚東

井皆見高祖本紀班彪王命論嘗曰高祖靈瑞符應又
可畧聞矣初劉媪妊高祖而夢與神遇震電晦明有龍
蛇之怪是以王武感物而折券呂公覩形而進女秦皇
東遊以壓其氣呂后望雲而知所處始受命則白蛇分
西入關則五星聚故淮陰留侯謂
之天授非人力也公意其指此乎
推類號休號胡切用夸

誣于無知氓增以騶虞神鼎

漢武帝時得瑞獸曰騶虞蓋白虎黑文不食生

物者司馬相如封禪文曰般般之獸樂我君囿白質黑
章其儀可喜者謂此也又元鼎元年得鼎汾水上四年
六月又得之六年遂改元元封始封泰山太初三年行
巡東海上還修封泰山禪石閭此公所以言及之也騶
側鳩脇毆縱史縱子用切史音勇西漢衡山王傳曰俾
切夜縱史王謀反事注縱史勉强也

東之太山石閭作大號謂之封禪音擅皆尚書所無有莽

述承效

王莽承漢亦作符命公孫述效之亦妄引讖文而稱帝

卒奮驚逆其後有

賢帝曰光武克綏天下復承舊物猶宗赤伏以玷厥德

東漢光武紀建武元年儒生彊華自關中

魏晉而下危

奉赤伏符來詣王六月王遂即皇帝位

亂鈞裂厥符不貞邦用不靖亦罔克久駁乎無以議為

也積大亂至于隋氏環四海以為鼎跨九垓以為鑪音垓

銀鑪

爨以毒燎

爨取亂切炊也燎音了放火也

煽以虐焰

煽音扇熾也焰以贍切火

光其人沸湧灼爛號呼騰蹈莫有救止於是大聖乃起

丕降霖雨澹滌盪沃蒸為清氛疎為冷風

冷音零

人乃謬

然溲音聊
清深也

休然相晞以生相持以成相弭以寧琢斲屠

剔膏流節離之禍不作而人乃克完平舒愉尸其肌膚

以達于夷塗焚拆抵掎奔走轉徙之害不起而人乃克

鳩類集族歌舞悅懌用祇于元德徒奮袒呼犒迎義旅

謹動六合至于麾下大盜豪據阻命遏德義威殄戮咸

墜厥緒無劉于虐

盡殺
曰劉

人乃並受休嘉去隋氏克歸于

唐躑躅謳歌

躑直炙切躅除
玉切行不進貌

灑灑

音浩

和寧帝庸威栗惟

人之為敬奠厥賦積藏于下是謂豐國鄉為義廩斂發

謹飭歲丁大侵人以有年簡于厥刑不殘而懲是謂嚴

威小屬而支

屬之欲切不
斷汝支體也

大生而孥

不戮汝
子孫也

愷悌祇敬

用底于治凡其所欲不謁而獲凡其所惡不祈而息四

夷稽服不作兵革不竭貨力丕揚于後嗣用垂于帝式

十聖濟厥理孝仁平寬惟祖之則澤久而愈深仁增而

益高人之戴唐永永無窮是故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休

符不于祥于其仁惟人之仁匪祥于天匪祥于天茲惟

貞符哉未有喪仁而久者也未有恃祥而壽者也商之

王以桑穀昌以雉雉大

商太戊時有桑穀共生于朝一暮大拱伊陟曰妖不勝德太戊

修德桑穀死至高宗時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响高宗修政行德殷道遂復興

宋之君以法

星壽

宋景公三十七年熒惑守心心宋之分野也景公憂之司星子韋曰可移于相公曰相吾之股肱曰

可移于民公曰君者待民曰可移于歲公曰歲飢民困吾誰為君子韋曰天高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熒惑疑有動於是候之果徙三舍舍行七星星當一年故延二十一年也景公在位六十四年而卒 鄭以龍

衰

魯昭公十九年鄭大水龍鬪于時門之外洧淵國人請為祭焉子產弗許曰我鬪龍不我覲也龍鬪我獨

何覲焉禳之則彼其室也我無求于龍龍亦無求于我乃止也 魯以麟弱 哀公十四年

氏云西狩于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 為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 白雉亡

漢

漢平帝元始元年越裳氏重譯獻白雉一黑雉二詔以薦宗廟

黃犀死莽

漢平帝元始二年黃

支國獻犀牛

惡在其為符也不勝唐德之代光紹明濬深鴻

龐大保人斯無疆宜薦于郊廟文之雅詩祇告于德之

休帝曰諶哉

諶時壬切亦作忱

乃黜休祥之奏究貞符之奧思

德之所未大求仁之所未備以極于邦治以敬于人事

其詩曰

於穆敬德

於音烏嘆辭穆美也一作穆穆

黎人皇之惟貞厥符浩浩將

之仁函于膚刃莫畢屠澤燬于爨

燬音罕又音漢火乾也一作寒

濡炎

以澣澣音澣芳味切涓也澣音緩濯垢也殄厥凶德乃毆乃夷懿其休風是

煦吁切是吹父子熙熙相寧以嬉賦徹而藏厚我糗糒

上去久切又丘救切下音張禮記五十異糒刑輕以清我肌靡傷貽我子孫

百代是康十聖嗣于治仁后之子子思孝父易患于一作

丁巳拱之戴之神具爾宜載揚于雅承天之嘏音假大也天

之誠神宜鑒于仁神之曷依宜仁一作人之歸濮鈞于北

祝栗于南濮鈞南方國名見爾雅祝栗北方遠國也幅員西東祇一乃心祝

唐之紀後天罔墜祝皇之壽與地咸久曷徒祝之心誠

篤之神協人同道以告之俾彌億萬年不震不危我代
之延永永毗之仁增以崇曷不爾思有號于天號音僉
曰嗚呼咨爾皇靈無替厥符

眎民詩

作之年月日皆不可得而考舊次貞符後詩專
以美房玄齡杜如晦大意有效于大雅崧高烝
民等
詩耳

帝眎民情匪幽匪明慘或在腹已如色聲亦無動威亦
無止力弗動弗止惟民之極帝懷民眎乃降明德乃生

明翼明翼者何迺房迺杜惟房與杜實為民路迺定天
子迺開萬國萬國既分迺釋蠹民迺學與仕迺播與食

迺器與用迺貨與通有作有遷無遷無作士實蕩蕩農

實董董工實蒙蒙賈實融融左右惟一出入惟同攝儀

以引以導以肆

音曳

其風既流品物載休品物載休惟天

子守乃二公之久惟天子明乃二公之成惟百辟正乃

二公之令惟百辟穀乃二公之祿二公行矣弗敢憂縱

是獲憂共二公居矣弗敢泰止是獲泰已既柔一德四

夷是則四夷是則永懷不忒

柳河東集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三千七百三十七

集部

柳河東集卷二

唐 柳宗元 撰

古賦

佩韋賦 并序

史記西門豹以性急嘗佩韋以自緩韋者柔皮也佩之所以戒其或過乎剛耳此公賦之所以作也然作之時日不可得而詳據集與呂溫書云自吾得友君子而後知中庸之門戶堦室此貞元末事也時公之願學中庸見於文者甚多賦亦當貞元二十年後歟

柳子讀古書覩直道守節者即壯之蓋有激也恒懼過

而失中庸之義慕西門氏佩韋以戒故作是賦其辭曰

邈予生此下都兮塊天質之慤醇上苦角切日月迭而

化升兮寢子鳩切遁初而枉神枉一作社彫大素而生華兮汨

末流以喪真汨古忽切晞往躅而周章兮懜倚伏其無垠懜

孔切心迷也世既奪予之大和兮眷授予以經常循聖人之

通途兮鬱縱與而不揚縱子勇切與音勇猶言勉強也注見貞符猶悉力而

究陳兮獲貞則于典章嫉時以奮節兮憫已以抑志登

嵩丘以垂目兮瞰中區之疆理

嵩息中切中岳也瞰苦濫切音闕遠視也

橫

萬里而極海兮頽風浩其四起恟驚怛而躑躅兮

恟音凶說

大憂恐也躑直炙切躅除玉切躑躅行不進貌

惡浮詐之相詭思貢忠于明后

兮振教導乎遐軌紛吾守此狂狷兮懼執競而不柔探

先哲之奧謨兮

與於到切

攀往烈之洪休曰沈潛而剛克兮

固讜人之嘉猷

讜音黨直言也

嗟行行而躑踣兮

行行並下浪切剛強貌躑

音致踣也踣蒲墨切

信往古之所仇彼穹壤之廓殊兮寒與暑而

交修執中而俟命兮固仁聖之善謀吾祖士師之直道

兮亦湫然於伐國

魯論柳下惠為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

三 黜 尼父戮齊而誅卯兮本柔仁以作極

孔子仕於魯為大司寇定公十

年齊與魯會於夾谷孔子攝相事齊有司請奏四方之

樂又請奏宮中之樂優倡侏儒為戲而前孔子曰匹夫

而熒惑諸侯者罪當誅請命有司加法焉手足異處齊

景公歸而恐乃歸所侵魯鄆汶陽龜陰之田以謝過定

公十四年孔子為魯司寇行相事七日藺竦顏以謂秦

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戮於兩觀之下

兮入降廉猶臣僕

藺相如趙人也為趙宦者秦王會趙王於河外澠池秦王與趙王飲酒酣

請趙王鼓瑟趙王鼓之藺相如復請秦王鼓缶秦王不

肯相如曰五步之內臣得以頸血濺大王矣左右欲刃

相如相如張目叱之皆靡秦王不憚為一擊缶罷酒終

不能有加於趙趙王歸國以相如為上卿位在廉頗之

右廉頗曰我為趙將有大功而蔭相如以口舌位居吾
上宣言曰必辱之相如聞之曰顧吾念之強秦不敢加
兵於趙者徒以吾二人在也今兩虎共鬪其勢不俱生
吾所以為此者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廉頗聞之內

袒負荆至門謝罪為刎頸之交

吉優繇而布和兮殘萑苻以屏匿

吉鄭子太

叔游吉也左氏昭公二十年鄭子產卒太叔為政不忍
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苻之澤太叔悔興徒兵以

攻之萑苻之盜少拔刃于霸侯兮退躬躬而畏服
止萑音九苻音蒲曹

沫也左氏穀梁作曹劓劓以勇力事魯莊公為將齊桓
公與魯會于柯而盟劓即匕首劫齊桓公左右莫敢動

而問曰子將何欲劓曰齊強魯弱而大國侵魯亦已甚
矣今魯城壞即壓齊境君其圖之桓公乃許盡歸魯之

侵地既已言曹劓投其匕首下壇北面就羣臣之位顏
色不變辭令如故劓居衛切躬丘六丘弓二切博雅躬

也 躬謹 寬與猛其相濟兮孰不頌茲之盛德克明哲而保

躬兮恢大雅之所勗

大雅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勗吁玉切

陽宅身以執

剛兮卒易帥而蒙辜

陽處父也仕于晉性剛直好高尚左氏文公五年處父聘于衛反過

甯甯嬴從之及溫而還其妻問之曰以剛書曰沈潛剛

克高明柔克夫子壺之其不沒乎六年晉蒐于夷使狐

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處父至自溫改蒐而易之乃以

趙盾將中軍狐射姑佐之賈季怨處父之易其班也而

知其無援於晉也九月羽悞心以盪志兮首身離而不

遂使續鞠居殺陽處父

羽悞心以盪志兮首身離而不

徵項羽既敗垓下自度不能脫乃自刎而死王翳取其

頭餘騎相蹂踐爭項王相殺者數十人最其後郎中

騎楊喜等五人各得其一體悞蒲逼切很也盪音戾

雲嶽嶽而專強兮果黜志而

乖圖

漢朱雲好個儻大節成帝時常言於朝曰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

安昌侯

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罪死

不赦御史

將雲下雲攀殿檻折呼曰臣得下從龍逢比

干遊於地

下足矣未知朝廷何如爾時左將軍辛慶忌

以雲素著狂直

於世以死爭之上意始解乃得已自是

遂不復仕

嶽嶽字亦見朱咸觸屏以拒訓兮肆殞越而

雲傳師古曰

長角貌也

就陵

前漢陳咸以父萬年任為郎抗直數言事萬年當病召咸教戒于床下語至夜半咸睡頭觸屏風萬

年大怒曰

乃翁教戒汝汝反睡不聽吾言何也咸叩頭

謝曰具曉所言

大要教咸詢也萬年遂不復言萬年死

元帝擢為御史中丞

後治許諫于昏朝兮名崩弛而陷

以言石顯事髡為城旦

治許諫于昏朝兮名崩弛而陷

誅

治洩治也左氏宣公九年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皆衷其相服以戲于朝洩治諫曰公卿宣淫

民無效焉且聞不令君其納之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
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洩冶孔子曰詩云民之多
辟無自立辟其洩冶之謂乎許居列切告
也相女乙反又女栗反婦人近身內衣也 苟縱直而不

羈兮乃變羅而禍仍歷九折而直奔兮固摧轅而失途

漢王陽為益州刺史行部至邛郯九折坂嘆曰吾
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此險曰九折者言其險也 遵大

路而曲轍兮又求達而不能廣守柔而允塞兮抵暴梁

而壞節

廣胡廣梁梁冀也後漢梁冀以外戚之勢暴恣
多非法冲帝即位以李固為太尉與梁冀參錄

尚書事冀既鳩殺質帝李固及胡廣趙戒杜喬皆以清
河王蒜明德著聞又屬最親宜立為嗣先是蠡吾侯志
嘗娶冀妹時在京師冀欲立之眾論既異明日冀會公
卿意氣凶凶而言辭激切胡廣趙戒皆畏憚曰惟大將

軍令而固與杜喬堅守本議冀激怒竟立蠡吾侯是為桓帝冀遂枉害李固及杜喬固臨命與胡廣趙戒書曰固受主厚恩志欲扶持王室何圖一朝梁氏迷謬公等曲從受主厚祿顛而不扶傾覆大事後之良史豈有所私固身已矣於義得矣夫復何家

家撝謙而溫美兮魯子

公而喪哲

氏楚人獻龜於鄭靈公公子宗與子家將見

子公之食指動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龜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竈召子公而弗與也子公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子家曰畜老猶憚殺之而况君乎反譖子家子家義師仁而惡很兮遂潰騰而滅懼而從之夏弒靈公

義師仁而惡很兮遂潰騰而滅

裂衣

西漢翟義方進之子也平帝時為東郡太守至王莽居攝義心惡之乃謂陳豐曰吾幸得備宰相子身守

大郡父子受漢恩厚當為國討賊以安社稷欲舉兵西
誅不當攝者選宗室子孫輔而立之設令時命不成死
國埋名猶可不慙於先帝乃立東平王子信為天子自
號大司馬舉兵討之莽聞而大懼遣將攻之義不勝與
劉信奔軍庸亡捕得尸斯委懦以從邪兮悼上蔡其何
磔陳都市夷滅三族

補李斯事秦二世為丞相時郎中令趙高恃恩專恣譖
丞相長男李由為三川守與盜通且丞相居外權重

乃下斯就獄趙高治之斯不得已遂誣服要斬咸陽市
斯出獄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出上蔡東門

逐狡兔豈徐偃柔以屏義兮俟邦離而身虜徐氏出自
嬴姓夏后

可得乎氏封之於徐至偃王三十二世為周所滅張華博物志

徐偃王治其國仁義著聞諸侯服從王使楚伐之偃王

仁不忍鬪其民為楚所桑弘和而却武兮渙宗覆而國
敗走彭城武原東山下

舉

桑弘和一作乘柔知名

設任柔而自處兮蒙大戮而

不悟

史記專設諸者伍子胥亡楚如吳乃進之於吳公

子光光之父曰吳王諸樊諸樊弟三人次曰餘祭

次曰夷昧次曰季子札諸樊知季子札賢而不立太子

以次傳三弟欲卒致國於季子札諸樊既死傳餘祭餘

祭死傳夷昧夷昧死當傳季子札札逃不肯立吳人立

夷昧之子僚為王公子光曰使以兄弟次耶季子當立

必以子乎則光真適嗣故嘗陰養謀臣以求之既得專

設諸善客待之及楚平王死吳王僚使其二弟將兵圍

楚之潛楚發兵絕其路吳兵不得還於是公子光謂專

設諸曰此時不可失不求何獲後乃伏甲士於窟室中

而具酒請王僚酒酣公子光佯為足疾入窟室使專設

諸置匕首魚炙之腹中以進既至王前專設諸擘魚因

以匕首刺王僚王僚立死左右亦殺專設諸公子光遂

出其伏甲以攻王僚之徒而自立為王任柔一作仁柔

故曰純柔純弱兮必削必薄純剛純強兮必喪必亡韜
音義於中服和於躬和以義宣剛以柔通守而不遷兮
變而無窮交得其宜兮乃獲其終姑佩茲韋兮考古齊
同亂曰韋之申申佩于躬兮本正生和探厥中兮哲人
交修樂有終兮庶寡其過追古風兮

瓶賦

與下牛賦其辭意皆有所託當是永貞元年謫
永州後有所感憤而作也此賦晁太史變騷中
序之詳矣鷓夷字又見史記齊世家范蠡浮海
出齊變姓名自號鷓夷子皮注云蓋以吳王殺

子胥而盛以鷓夷今鷓以有罪故為號也韋昭曰鷓夷革囊也又蠡本傳注則云若盛酒之鷓夷用之則多所容納則可卷而懷不忤於物賦所云酒器也大意則以為鷓夷雖巧曲不忤於物而或以致敗眾亡國之患未若為瓶師乎淡泊而不媚私暱則非巧曲微覲一時者之比此公自喻云耳

昔有智人善學鷓夷蒙鴻壘瑩相追

壘音雷酒樽也瑩音鶯長

頸瓶也瑩一作壘音假樽名

一作
論論吉士喜悅依隨開喙倒腹

喙吁穢切口也

斟酌更持味不苦口昏至莫知頽然縱傲與亂為期視

白成黑顛倒妍媸

上倪堅切下音啞

已雖自售

音壽

人或以危敗

衆亡國流連不歸誰主斯罪鴟夷之為不如為瓶居井

之湄鈞深挹潔淡泊是師和齊五味齊才詣切寧除渴飢不

甘不壞久而莫遺清白可鑒終不媚私利澤廣大孰能

去之綆絕身破綆音梗說文井索也何足怨咨功成事遂復于土

泥歸根反初無慮無思何必巧曲徼覲一時徼克堯切求也覲音

莫幸也子無我愚我智如斯

晁太史無咎取瓶賦於變騷曰昔揚雄作酒箴謂鴟夷盛酒而瓶藏水酒甘以喻小人水淡以比君子故鴟夷以親近託車而固瓶以疏遠居井而羸此雄欲同塵於皆醉者之詞也故宗元復

正論以反之以謂寧為瓶之潔以病已無為鷓
夷之昏以愚人蓋更相明亦猶雄為反騷非反
也合也

牛賦

公以牛自喻也謂牛有耕墾之勞利滿天下而
終不得其所為絨滕俎豆之用雖有功於世而
無益於已彼羸驢駑馬曲意從人而反得所安
終謂命有好醜非若能力蓋諳後感憤之辭云

若知牛乎牛之為物魁形巨首垂耳抱角毛革疎厚牟

然而鳴黃鍾滿脰

月令中央土律中黃鍾之宮
云黃鍾謂土也脰音豆項也抵觸隆

曦日耕百畝往來修直植乃禾黍自種自斂服箱以走

詩皖彼牽牛
不以服箱

輸入官倉已不適口富窮飽飢功用不有

陷泥蹶塊常在草野人不慙愧利滿天下皮角見用肩

尻莫保

尻丘刀切
說文腓也

或穿絨滕

上古咸切
下徒登切

或實俎豆由是

觀之物無踰者不如羸廬羸倫為切服逐駑馬曲意隨勢不

擇處所不耕不駕藿音霍菽自與騰踏康莊

康莊道路也
說文五達謂

之康六達
謂之莊

出入輕舉喜則齊鼻怒則奮躑當道長鳴聞

者驚辟

毘亦切
避也

善識門戶終身不惕牛雖有功於已何

益命有好醜非若能力慎勿怨尤以受多福

解崇賦 并序

據序云柳子既謫猶懼不勝其口蓋公自永貞元年為禮部員外郎以附王叔文出為邵州十一月貶永州司馬賦當在貶永州時作也

柳子既謫猶懼不勝其口筮以玄遇干之八其贊曰赤

舌燒城吐水于瓶其測曰君子解崇也喜而為之賦太玄

干以準易之升次八赤舌燒城吐水于瓶測曰赤舌吐水君子以解崇也注赤舌謂九也兌為口舌八為木木生火火中之舌故赤也赤舌所敗若火燒城詩曰哲婦傾城口舌之由也金生水故吐水也水滅於火雖有傾城之言以水拒之災無由生矣崇音遠禍也

胡赫炎重熇之烈火兮而生夫人之齒牙

熇虛嬌切又呼酷黑各二

切炎氣也

上殫飛而莫遁

殫音單極盡也

旁窮走而逾加九泉焦枯

而四海滲涸兮

滲所禁切澆也涸音鶴渴也又胡放切

紛揮霍而要遮

伊要

消切揚雄傳淫淫與與前後要遮

風雷唬唬以為橐籥兮回祿煽怒而

喊呀

回祿火神也唬呼交切又音號雷聲橐音託籥音藥煽音扇熾也喊虛咸切呵也呀虛牙切張口貌

炖堪輿為羸鍬兮蕪雲漢而成霞

堪輿天地也炖他昆切風而火盛貌羸語

蹇切甑也又平聲鍬音傲燒器也蕪儒劣切焚也

鄧林大椿不足以克於

一無於字

燎兮倒扶桑落棠膠輶而相义

列子夸父逐日影於隅谷之際渴欲得飲將北

走大澤未至道渴而死棄其杖尸膏肉所浸生鄧林鄧

林彌廣數千里莊子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為春八

千歲為秋淮南子日出於暘谷登於扶桑入於虞泉輻

音葛膠輻長遠貌一曰車馬喧離貌楚詞騎膠葛而雜

亂兮膏搖脣而增熾兮焰掉舌而彌葩掉舌見史記蘇秦

兮掉三寸舌葩披巴

切華沃無瓶兮撲無篲旋苒切又徐金流玉鑠兮鑠式

說文銷金也宋玉招魂醉切掃竹也曾不自比於塵沙獨淒已而燠

十日代出流金鑠石

物愈騰沸而骸齧丘加切吾懼夫灼爛灰滅之為禍往

搜乎太玄之奧訟衆正訴羣邪曰去爾中躁與外撓姑

務清為室而靜為家苟能是則始也汝邇今也汝遐涼

務清為室而靜為家苟能是則始也汝邇今也汝遐涼

務清為室而靜為家苟能是則始也汝邇今也汝遐涼

務清為室而靜為家苟能是則始也汝邇今也汝遐涼

汝者進烈汝者賒譬之猶豁天淵而覆原燎

豁呼各切
燎音了又

力照切書若火之
燎于原不可嚮邇

夫何長喙之紛拏今汝不知清已之

慮而惡人之譁不知靜之為勝而動焉是嘉徒遑遑乎

狂奔而西徭

一作素

盛氣而長嗟不亦遼乎於是釋然自

得以冷風濯熱以清源滌瑕履仁之實去盜之夸冠太

清之玄冕佩至道之瑤華鋪沖虛以為席駕恬泊以為

車瀏乎以遊於萬物者

瀏力周切又
二九切深貌

始彼狙雌倏施而

以出崇為利者夫何為耶

懲咎賦

據賦云纍郡印而南適又云宜乎重仍乎禍譎
此謂永貞元年出為邵州刺史繼貶永州司馬
也又云循凱風之悲詩罪通天而降酷此謂元
和元年丁內艱也又云逾再歲之寒暑蓋自丁
內艱至是服除為元和三年秋矣賦當在是時
作新史亦錄之謂宗元不得召閔悼悔念往咎
作賦自
傲云

懲咎愆以本始兮孰非余心之所求處卑汚以閔世兮
固前志之為尤始余學而觀古今怪今昔之異謀惟聰
明為可考兮追駿步而遐遊潔誠之既信直兮仁友藹

而萃之日施陳以繫縻兮

繫縻一作擊摩騷日康娛以自忘兮

邀堯舜與

之為師上睢盱而混茫兮

睢火規切盱音吁荒忽不可考信也揚雄曰天地未分睢

盱盱

下駁

一作駁

詭而懷私旁羅列以交貫兮求大中之

所宜曰道有象兮而無其形推變乘時兮與志相迎不

及則殆兮過則失貞謹守而中兮與時偕行萬類芸芸

兮率由以寧剛柔弛張兮出入綸經登能抑枉兮白黑

濁清蹈乎大方兮物莫能嬰奉訏謨以植內兮

訏音吁訏謨大

也謨謀

欣余志之有獲再徵信乎策書兮謂耿

一作炯

然而

不惑愚者果於自用兮惟懼夫誠之不一不顧慮以周

圖兮專茲道以為服讒妬構而不戒兮猶斷斷於所執

哀吾黨之不淑兮遭任遇之卒迫卒讀曰猝勢危疑而多詐

兮逢天地之否隔欲圖退而保已兮悼乖期乎曩昔欲

操術以致忠兮衆呀然而互赫互一作予呀虛牙切赫音赫怒也又呼駕切口

距人也莊子仰而視之曰赫進與退吾無歸兮甘脂潤乎鼎鑊音獲說文

鑄也幸皇鑒之明宥兮纍郡印而南適纍力追切惟罪大而寵

厚兮宜夫重仍乎禍譴既明懼乎天討兮又幽慄乎鬼

責莊子無人非無鬼責惶惶乎夜寤而晝駭兮類麇鹿之不息麇俱

倫切麇也麇音加牡鹿也凌洞庭之洋洋兮沂湘流之汙汙飄風擊

以揚波兮舟推抑而迴遭日霾曠以昧幽兮霾音埋風雨土也曠

音翳陰而風曰曠黝雲涌而上屯黝於九切青黑色屯聚也列子望之如雲屯黝一作玄

暮屑窅以淫雨兮窅蘇骨切屑窅雨聲也聽嗷嗷之哀猿衆鳥萃

而啾號兮沸洲渚以連山漂遙逐其詎止兮逝莫屬余

之形魂攢巒奔以紆委兮巒音鸞小山上銳為巒委于愧切東洶湧之

崩湍洶凶勇切湧音勇水大貌畔尺進而尋退兮盪洄汨乎淪漣汨古

忽切水平狀曰
淪漣水動也

際窮冬而止居兮羈纍焚

扶分切

以縈纏

哀吾生之孔艱兮循凱風之悲詩

詩凱風美孝子也

罪通天而

降酷兮不亟死而生為逾再歲之寒暑兮猶貿貿而自

持

貿音茂

將沈淵而隕命兮詎蔽罪以塞禍惟滅身而無

後兮顧前志猶未可進路呀以劃絕兮

劃忽切

退伏匿又

不果為孤囚以終世兮長拘攣而轆軻

上音坎下音可

曩余志

之脩騫兮

一作脩蹇楚詞汝何博蹇而好脩兮紛獨有此矯節又云吾令蹇脩以為理注好脩蹇蹇

之節夸異今何為此戾也夫豈貪食而盜名兮不混同於世

也將顯身以直遂兮衆人之所宜蔽也不擇言以危肆
兮固羣禍之際也御長轅之無橈兮行九折之峩峩却
驚棹以橫江兮泝凌天之騰波幸余死之已緩兮完形
軀之既多苟余齒之有懲兮蹈前列而不頗音坡楚詞
修繩墨而
不死蠻夷固吾所兮雖顯寵其焉加配大中以為偶兮
諒天命之謂何

閔生賦

賦云肆余目於湘流蓋在永州時作又云孟軻
四十乃始持心兮猶希勇乎黜責顧予愚質而

減齒兮宜觸禍以貼身當在年四十以前也公
生於大歷八年癸丑至元和七年壬辰為年四

十以前在元和

五六年間歟

閔吾生之險阨兮紛喪志以逢尤

騷云紛逢尤以離謗

氣沈鬱以

杳眇兮涕浪浪而常流

騷檻如蕙以掩涕兮霑余襟之浪浪浪音郎

膏液竭

而枯居兮魄離散而遠遊言不信而莫余白兮雖遑遑

欲焉求合喙而隱志兮幽默以待盡為與世而斥謬兮

固離披以顛隕騏驥之棄辱兮駑駘以為騁玄虬魔泥

兮畏避鼃蜃

虬渠幽切無角龍鼃烏瓜切蝦墓也蜃婢忍切蛤也一本作鼃

行不容之

崢嶸兮

上助耕切 下音宏

質魁壘而無所隱

魁苦猥切壘音磊不平也

鱗介

槁以橫陸兮鴟嘯羣而厲吻心沈抑以不舒兮形抵摧

而自愍肆余目於湘流兮望九疑之垠垠

湘水出零陵北入江零陵

永州也九疑山名湘中記九山相似行者疑惑故云垠音銀

波淫溢以不返兮蒼梧

鬱其蜚雲

蜚音飛蒼梧見下注

重華幽而野死兮世莫得其偽真

史記舜南巡狩崩于蒼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為零陵山海經曰蒼梧山

屈子之捐微兮

抗危辭以赴淵

屈原仕楚為上官大夫司馬子蘭所讒賦離騷九辯九章投汨羅而死捐規緣

切古固有此極憤兮矧吾生之藐艱

藐音邀

列往則以考

已兮指斗極以自陳登高岳而企踵兮瞻故邦之殷鞞

上音隱
下音隣

山水浩以蔽虧兮路箭勃以揚氛孔切空廬頽

而不理兮翳丘木之榛榛塊窮老以淪放兮匪魑魅吾

誰隣

魑丑知切魅音寐史記舜流四凶族于四裔以禦魑魅

仲尼之不惑兮有垂

訓之暮言

四十而不惑見於魯論

孟軻四十乃始持心兮猶希勇

乎黜責

黜伊糾切北宮黜也責音奔孟賁也孟子四十二動心而猶希北宮黜孟賁之養勇見公孫丑

上顧余質愚而齒減兮宜觸禍以貼身

貼音鹽危也楚詞貼余身而危

死節兮覽余知徙善而革非兮又何懼乎今之人噫禹初其猶未悔

績之勤備兮曾莫理夫茲川

公上文皆言湘中事茲川意謂湘江也湘水禹貢不

經見此公謂曾莫理夫茲川耶

殷周之廓大兮南不盡夫衡山

衡山南岳也周

禮職方氏正南曰荊州其山鎮曰衡山則衡山亦見於周職方矣公謂殷周不盡夫衡山未詳

余囚楚

越之交極兮邈離絕乎中原壤汙潦以墳洳兮

汙魯皓切潦郎

到切洳如倨切

蒸沸熱而恒昏戲鳧鸛乎中庭兮

鸛音灌

薰葭生

於堂筵雄虺蓄形於木杪兮短狐伺景於深淵

虺許偉切楚詞

雄虺九首注虺別名也毛詩為鬼為蜮陸璣疏蜮一名射影南人將入水先以瓦礮投水中令水濁然後入又

博物志江南山有射工虫長一二寸口中有毒形仰矜射人影不治則殺人短狐伺景謂此狐一本作弧仰矜

危而俯慄兮弭日夜之拳孿慮吾生之莫保兮忝代德
之元醇孰眇軀之敢愛兮竊有繼乎古先明神之不欺
余兮庶激烈而有聞冀後害之無辱兮匪徒蓋乎曩愆

夢歸賦

在永州懷思鄉閭而作集中有與許孟容書云
先墓在城南無異子弟為主自譴逐來消息存
亡不一至鄉閭又云城西有數頃田樹果百株
多先人手自封植今已荒穢恐便斬伐有哀憤
毀傷之意與此賦原田蕪穢垣廬不飾之
意同書在元和四年作賦亦當後先于此

罹擯斥以窘束兮余惟夢之為歸精氣注以凝洵兮

音洵

互水凝也莊子河漢洩而不能寒

循舊鄉而顧懷夕余寐于荒陬兮心

慊慊而莫違

慊苦篔切恨也

質舒解以自恣兮息惜翳而愈微

惜伊淫切

歛騰踴而上浮兮

歛諸韻無從三火者莊子音釋朝菌注云歛生

芝也後漢張平子思立賦歛神化而蟬

俄澁澆之無依

蛟兮並作況勿許勿二切疾也暴起也

澁戶廣切澆余掌切澁澆深廣貌

圓方混而不形兮顛醇白之霏霏

顛音顯

昊白貌楚詞天白顛顛又云雲霏霏而承字

上茫茫而無星辰兮下不見夫

水陸若有鉢余以往路兮

鉢音迷綦鍼也一本作鉢音恤誘也

馭擬擬以

回復

擬音擬相疑也

浮雲縱以直度兮云濟余乎西北風纒纒

以經耳兮

纜音遷連也又音離楚詞索胡繩之纜纜

類行舟迅而不息洞然

于于

一作以

瀰漫兮

瀰音彌漫謨官切水大貌

虹蜺羅列而傾側橫衝

颺以盪擊兮忽中斷而迷惑靈幽漠以澍汨兮

靈或作零雨澍

音櫛汨越筆切澍汨水流貌

進怊悵而不得白日邈其中兮陰霾披

離以泮釋

霾音埋風雨土也

施岳瀆以定位兮牙參差之白黑

忽崩騫上下兮

晏本崩騫翔以上下以徊徨兮

聊案行而自抑指故都

以委墜兮瞰鄉閭之脩直原田蕪穢兮崢嶸榛棘喬木

摧解兮垣廬不飾山嵒嵒以巖立兮

嵒音虞

水汨汨以漂

激

汨音骨又越筆切

魂恍惘若有亡兮

恍音恍惘音周惚也

涕汪汪以隕

軾類曛黃之駢漠兮

楚詞與纁黃以為期注纁黃蓋昏時駢音揜黑壞貌

欲周流

而無所極紛若喜而佻儻兮

佻丑更切儻音擬佻儻不前也

心回眇以

壅塞

眇音支目汁凝也

鐘鼓喤以戒旦兮陶去幽而開寤

蒙其後體兮孰云桎梏之不固

蒙音曾尉音熨網也桎音質足械也梏姑沃切

也精誠之不可再兮余無蹈夫歸路偉仲尼之聖德

兮謂九夷之可居

論語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惟道大而

無所入兮猶流游乎曠野老聃遁而適戎兮指淳茫以

縱步史記老聃見周之衰迺遂去至闕闕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強為我著書於是老子迺著書上下篇五

千餘言而去神仙傳老子將去周而出闕以升崑崙關令尹喜占風逆知當有神人來過乃掃門道見老子老

子知喜命應得道乃蒙莊之恢怪兮寓大鵬而遠去莊子長生之事教之

蒙人也逍遙遊篇云北溟有魚其名為鵬化而為鳥其名為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

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溟南溟者天池也苟遠適之若茲兮胡為故國

之為慕首丘之仁類兮斯君子之所譽禮記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丘

也首仁鳥獸之鳴號兮有動心而曲顧膠余衷之莫能捨

兮雖判析而不悟列茲夢以三復兮極明昏而告愬

囚山賦

公永貞元年貶永州司馬凡居永十載在永時所著文皆有感憤之意如前閔生夢歸等賦情見乎詞有不能已者囚山又後二賦而作據賦云積十年莫余省蓋自永貞元年乙酉至九年為十年矣明年春召至京師出為柳州刺史云

楚越之郊環萬山兮勢騰踊夫波濤紛對一無對字迴合仰

伏以離迥兮迥音列遮也若重墉之相褻爭生角逐上軼旁

出兮其下坼裂而為壕軼音迭又音佚相出也一曰侵軼壕音豪塹也欣下頽

以就順兮曾不畝平而又高沓雲而漬厚土兮沓達合切合也

漬疾智切
漚物也

蒸鬱勃其腥臊

上音星下蘇曹切

陽不舒以擁隔兮

羣陰汙而為曹

汙與沍同俗作汙胡故切固寒也西京賦涸陰沍寒

側耕危穫苟

以食兮哀斯

一作下

民之增勞攢

一作積

林麓以為叢棘兮

麓音鹿山足曰麓易係用徽纏寘于叢棘疏云叢棘謂囚執之處以棘叢而禁之也

虎豹咆嘯代

狴牢之吠嗥

咆音庖嘯虎檻切虎聲也狴音陞博物志狴牢獄別名嗥音豪咆也

胡一作予胡

井睥以管視兮

睥音駕目無明也又廢井也左氏宣公十二年河魚腹疾奈何曰目於睥井而

拯之注視虛廢井而求拯已

窮坎險其焉逃顧幽昧之罪加兮雖聖猶

病夫嗷嗷匪兕吾為柙兮

兕序姊切似牛一角論語虎兕出于柙注柙檻也

匪

豕吾為牢積十年莫吾省者兮增蔽吾以蓬蒿聖日以
理兮賢日以進誰使吾山之囚吾兮滔滔

晁太史無咎取之於變騷曰語云仁者樂山自
昔達人有以朝市為樊籠者矣未聞以山林為
樊籠也宗元謫南海久厭山不可得而出懷朝
市不可得而復丘壑草木之可愛皆陷穿也故
賦囚山淮南小山之詞亦言山中不可以久留
以為賢人遠伏非所宜爾何至以幽獨為狴牢
不可一日居哉然終
其意近招隱故錄之

愈膏肓疾賦

晏元獻公嘗書此賦云膚淺不類柳文宜去之
或謂公尚少時作景公晉景公也春秋成公八

年晉侯殺趙莊姬之子趙同趙括十年晉侯夢
大厲被髮及地曰殺余孫不義余得請於帝矣
公覺召桑田巫巫言如夢公曰何如曰不食新
矣公疾病求醫于秦秦伯使醫緩為之未至公
夢疾為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馬逃之其
一曰居盲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
為也在盲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
不至焉不可為也公曰良醫也厚為之禮而歸
之六月丙午晉侯欲麥使甸人獻麥饋人為之
召桑田巫視而殺之將食張如廁陷而卒公借
以論治國
之理焉

景公夢疾膏盲

盲音荒馬也
心下為膏

尚謂虛假命秦緩以候問

遂俯伏

一作
俯身

于堂下公曰吾今形體不衰筋力未寡子

言其有疾者何也秦緩乃窮神極思曰夫上醫療未萌
之兆中醫攻有兆之者目定死生心存捨亦猶卞和
獻含璞之璧伯樂相有孕之馬然臣之遇疾如泥之處

挺

尺延
和土也

疾之遇臣如金之在冶雖九竅未擁四支且

安膚腠營胃

腠音湊
膚理也

外強中乾精氣內傷神沮脈殫以

熱益熱以寒益寒針灸不達誠死之端巫新麥以為讖

楚禁切
驗也

果不得其所餐公曰固知天賦性命如彼暄寒

短不足悲脩不足歡哂彼醫兮徒精厥術如何為之可

觀醫乃勃然變色攘袂而起子無讓我我謂於子我之

技也如石投水如弦激矢視生則生視死則死膏肓之

疾不救衰亡之國不理巨川將潰非捧土之能塞大厦

將崩非一木之能止斯言足以喻天子今察乎孰是爰

有忠臣聞之憤怨忘廢寢食擗摺感歎擗音闕撫也摺婢小切又匹妙

切擊也生死浩浩天地漫漫莫半切綏之則壽撓之則散善

養命者鮐背鶴髮成童兜鮐音台善輔弼者殷辛夏桀為

周漢非藥曷以愈疾非兵胡以定亂喪亡之國在賢哲

之所扶匡而忠義之心豈膏肓之所羈絆

上居宜切下音半馬絡繫

也余能理亡國之刑弊

刑吾官切剗也齊也

愈膏肓之患難君謂

之何以醫曰夫八紘之外六合之中始自生靈及乎昆

蟲神安則存神喪則終亦由道之紊也患出於邪佞身

之僊也

僊蒲拜切

疾生於火風彼膏肓之與顛覆匪藥石而

能攻者哉因此而言曰余今變禍為福易曲成直寧闕

天命在我人力以忠孝為干櫓

音魯

以信義為封殖拯厥

兆庶綏乎社稷一言而熒惑退舍一揮而羲和匪是

淮南

子魯陽公與韓戰酣日暮援戈而揮之日為之反三舍羲和日御也桑穀生庭而自滅野

雉雉鼎而自息

雉占候切熒惑桑穀雉事見上貞符注

成天地之無親曷

膏肓之能極醫者遂口噤心醉跼斂茫然投棄針石匍

匍而前吾謂治國在天子謂治國在賢吾謂命不可續子謂命將可延詎知國不足理疾不足痊佐荒淫為聖主保天壽為長年皆正直之是與庶將來之勉旃

柳河東集卷二

謹案卷一第一頁後二行違尚書牋奏十有四年
案唐文粹牋下有表字

第十六頁後六行謂頡利突利二可汗也刊本上
利字訛厥據唐書突厥傳改

第二十二頁後八行遊其兵車案文苑英華及唐
文粹遊俱作造與此異

第二十三頁前二行立有德有能有功者案文苑
英華及唐文粹有功下有有才二字與此異

第二十三頁前八行後之妖淫噐昏刊本噐訛噐
據郭雲鵬本及唐文粹改又噐魚巾切刊本訛
作噐虛嬌切據郭本註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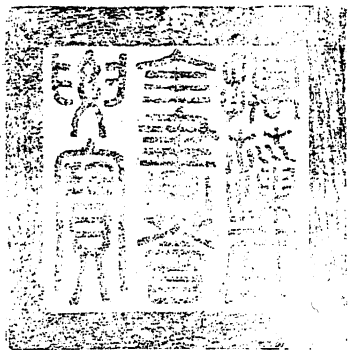
第二十五頁前一行相弭以寧刊本弭訛彌據校
宋本改

第二十七頁前三行我肌靡傷刊本肌訛完據郭
雲鵬本改

第九頁後二行上殫飛而莫遁刊本殫訛殫注同

據郭雲鵬本改

第十五頁後七行陸璣疏刊本璣訛機據經典釋
文序錄及隋書經籍志改



總校官候補中書臣吳紹濬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崇本

謄錄監生臣王以謹